**故事的讲述者布尔金**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实验高级中学

孔小波

《装在套子里的人》中，布尔金是别里科夫的同事兼室友，他是以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完整的文本中，他向兽医伊凡·伊凡尼奇讲述别里科夫的故事，但是契诃夫似乎并不仅仅是从技巧的角度来塑造这个人物的。布尔金是别里科夫生命中的重要他者，通过他的口吻来讲述别里科夫的故事是一种叙事手段，但是如果以全知视角代替布尔金的叙述视角，同样具有可行性。布尔金的形象，值得仔细体味和琢磨。布尔金是最熟悉别里科夫的人，对别里科夫身上的毛病一清二楚，而且对他并不满意，还嘲讽他“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差点结了婚”，并在参加别里科夫的葬礼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布尔金很少提醒和帮助别里科夫，与其说布尔金忘记了提醒，毋宁说他选择性忽视，而且在别里科夫死后还指指点点。某种意义上，布尔金对别里科夫生前的状态及死亡结局负有一定的责任。一方面，他反感别里科夫的言行举止，对其早已不满；另一方面，他忍气吞声，很少为自己和他人发声，也很少纠正别里科夫的行为。如果说，专制的沙皇统治使人变成“非人”，那么有多少人能够抵抗彼时的专制统治，又有多少人能够逃脱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布尔金为代表的一类沉默者并不比代表保守者和落后者的别里科夫英明。相反，他们明明反感社会的保守和僵化，却始终保持沉默，这比别里科夫无意识的保守、僵化更可憎。因此，布尔金是作为妥协者和徘徊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类人的妥协、纵容对别里科夫的病态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嘲笑和厌恶别里科夫的同时，其实也无法逃避自身被牢牢套住的命运。

契诃夫通过塑造别里科夫、布尔金、华连卡姐弟这三类人物，批判了别里科夫的保守、僵化，揭露了布尔金的妥协、纵容，赞美了华连卡姐弟的阳光、自由。他启迪我们要避免成为别里科夫这样无意识的保守者，更要避免沦为布尔金那样有意识的妥协者。

在完整版的小说结尾，有一段颇具哲理意味的话语：“我们住在城里，空气污浊，十分拥挤，写些无聊的文章，玩‘文特’，这一切岂不就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无所事事的蠢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自己说而且听人家说各式各样的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其实，契诃夫想告诉我们的或许是，“套子里的人”并不是专指别里科夫、布尔金等人，“套子”具有普遍性和惯常性。也许那些让我们深陷其中无法摆脱、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之的影响我们生命品质的东西，都是“套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别里科夫、布尔金，人人都是套中人。人类面临普遍的生存困境和人性弱点，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鼓起勇气去改变。